



长沙湾风水独妙,湾里尽是平展展的田

株洲风物

我的桐梓坪,我的家

刘铁建

桐梓坪,一个普通的地名,全中国这个名字的地方至少十多个,毕竟,桐树、梓树都是我国再常见不过的树种,坪也是在幅员广阔的我国里一种常见的地形地貌。

但对于攸县人来说,说起桐梓坪,必定只有一个确指,那便是攸县新市镇的桐梓村。那是我的家,是我生根的所在,亦是一个让我想一下心里就发热的地方。

从桐梓坪到桐梓村

去桐梓坪很方便,从新市镇出发的话,约四里到了新市良种场,左拐即是;如果是县城里出来,从S315走罗涟(新市罗家潭至网岭涟滩)大道,开车只需10分钟,路好走,大部分淋了柏油;如果直接到106国道来,更有一条捷径,从网岭大漠观往东,过桥,即刻就到。

桐梓坪的位置很好!它的东面有个大湾,叫长沙湾,湾里尽是平展展的田。相传很久以前,有个大人物,站在山头,发现湾边依了山,大气优美的弧度妙不可言,地面阔大平坦,东有山地丘陵,西有攸水潺潺,顿生了兴趣,意在此处建个城。后来发现现在省城长沙建的风水更好,就把城筑在长沙,只把个名字扔这里。尽管没几个人把传说的事当真,听后,还是着力叹了口气:嗨!要是能不改主意多好!

从名字忖度,桐梓坪该有桐树和梓树的,事实上两样都没有。有的是桂樟桑柳、松柏栎槐。这几年,红豆杉、金丝楠等名贵树木也多有种植,还有桃李柚枣、柿子枇杷等果木,农村里该有的树木基本都有,却独少了桐和梓。听很老很老的人说,在很久很久以前,这里桐树有头发发里那么多,梓树有天那么高。地底下,是金黄金黄带朱红的五色泥,这是整个大坳所独有的,最宜桐、梓树的生长。

土质既宜于桐、梓,可以想象,距今很久的桐梓坪,桐树阔叶婆娑,成簇成堆,硕果累累,梓树成排成行,笔直挺拔。桐油,一种质量很好的干性油,是造油漆、油墨、油布、防水剂防腐剂的上好材料,也可用来油桌椅桶凳等木制家具。用途如此广,坪里应该少不了桐油作坊。今日却觅不到半点踪迹,梓树哩,做器具的好料,根、皮、果均可入药。昔日盛产的东西今日完全不见,不免让人遗憾落寞!要是我做了村长,一定大植桐、梓,自身带头。

其实,我们这现在的名字叫桐梓,例如桐梓学校,桐梓村。但好多人仍是桐梓坪桐梓坪地叫,外地本地都有。到了外地,别人问:哪里的?桐梓坪!我回答得很响亮。人家说,噢,我知道就是桐梓坪。桐梓坪末尾这字,是解放初省去的。他不知道,他省略的,是此处的地理特征:人文韵味,还有历史沿革!还好,名字残了,精髓尚存。还好,老名字还在好好地叫着。

消失的大屋

桐梓坪过去是个很出名的地方!说这话的人一般有花白头发和胡子,说时,脸面的皱纹笑成了菊花,竖起了大拇指,两个。我想,有大屋是出名的因由之一吧。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屋,整齐俨然,高大挺拔,气宇轩昂,不同凡响。大青砖砌了墙,青黛色瓦片盖了顶,栋梁檐子弯弯翘起,似要飞翔的模样。门窗雕有秋菊春梅、喜鹊鸳鸯。门口有憨态可掬的狮子、貔貅、麒麟,麻石或青石条就。屋柱有大有小,大的两人方能合抱,小的刚好一人合抱,有的就了本木,有的则是石料磨成。大厅大堂大得可容百张八仙桌,小房小间空间也见大气。房顶上等杉板铺实,地面青砖麻石铺平。壁上嵌有茂林修竹、岁寒四友等薄石板刻成的图案。大屋连了小屋,高屋连了矮屋,老屋连了新屋,一幢一幢的,一前一进的,用长长的走廊、回廊相连,有四方、长方、方的天井相间。夏日凉风习习,冬天气气融融。人声在屋内可久久回荡。雨日,从东往西,走一里路都不会湿鞋;晴天,从南往北,走百千步都躲了雨。这样的大屋不只一片,好几片哩!

令人痛惜的是,大屋陆续遭到破坏,1958年大炼钢铁时尤其甚。不知多少间屋被拆毁,木材用于烧炉炼了钢铁。后来历经破四旧、文革,到七十年代初,已所剩无几!如今,仅剩一副白玉一样的大石头做成的大石门,形单只影,孤独地立在它一直既有的地方。它有一丈多高,两米多宽,风吹雨打几十年,仍是光洁如玉。不时有文物贩子来,围着它打转。出了价,最初两千,后来四千,再后来一万,现在出到了十万。乡人也有动心的,遭遇了明白人的唾骂,也就灰了心。

唯一让人欣慰的是,如今坪里到处竖有小高楼、小洋楼、小别墅。坪里人家大多独门独栋,围墙整齐,围栏新颖,杂屋车库一应俱全。大多院子简洁,花木扶疏,硕果累累,蔬菜满园,鸡鸭成群。可是,大屋与小楼怎么可比呢?消失的大屋,就是消失的文化、消失的历史、消失的记忆、消失的乡愁呀!

桐梓坪的“名人”

桐梓坪的人也让人地方出了名。同治版《攸县志》第一百七十一页载:“康熙五十九年(1720),刘天相倡同刘世捐捐造易清潭义渡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,天相之子川上、静川兄弟倡捐杨玉贤等捐复建渡屋。道光十八年(1838)冬,兄弟两人命侄珠浦、侄孙兰朝、昭亭等重建渡屋,修修码头,以续先志”。易清潭渡口是过去新市境内、攸水河上一个很重要的渡口。所谓义渡就是私自出资,置渡船,建码头渡屋,付撑船人工钱。前后捐资于义渡一百多年,这决心、毅力、修为,了不得!让我震惊的是,这些人居然是我血脉相连的至亲的祖先!族谱写得清清楚楚,我就是昭亭一脉的后人!

更让我震惊的是,县志都有记载的义举,在族谱里居然成了无头苍蝇,只字未提。这应该不是疏忽。那是什么呢?我想唯一的解释,即是族人的行事低调啊!原来,我的先人,就已经是那么的不爱张扬啊!

第二本县志是2002年修的,记的是1871至1949年的事,我粗略一翻,又发现了这样的字样:刘潭秋,新市人,黄埔六期毕业,长沙警备区司令,少将军衔。解放前,他到了台湾,后回转香港教书。2015年,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,县里有关方面组织人员,搜集整理抗战资料,竟在当年国民党县党部资料里发现,刘潭秋在攸县走日本兵那次,徒手缴了日本人的械,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。于是在抗日英雄一栏里又记着:刘潭秋,新市桐梓人,黄埔六期毕业,走日兵时徒手杀死日本兵两人。一个巴掌大的地方,县志上有姓有名者居然达8人之多,且都是义举,竖大拇指,不为过吧?还有个人,临解放时随国民党部队溜到了台湾,他儿子居长沙,两边刚开通时,他

也到长沙居住过。有人问他走桐梓坪去不,他回答:我扔个石头放攸河,石头浮起,我就回桐梓坪!第二年,桐梓坪新建学校,他闻讯后,表态:建校用多少钱出多少钱,不过,有个条件,牌子上得写“桐梓坪香山刘氏宗祠”。坪里人听得,好多将袖握拳,面红眼赤:不理他!不跟他热一分钱!也有说:他挂他的牌子,俺挂俺的牌子,俺的牌子写桐梓学校,两块牌子一起挂,不就行了,不见得他天天会来端俺的牌子。最终,人未回,钱未捐。据说在台湾,他是个专搞海运的大老板。当然喽,后来桐梓学校也建成了,也还不差,靠的是众人的力量!

桐梓坪人,不管在乡、出外,身上都带了侠义、豪爽、大气的特质。有个古姓人氏在长沙工作,坪里有人到长沙看病治病,没有不受益于他夫妇俩无私帮忙的。联系医院、挂号、找个好大夫、安排床铺,一些蛮棘手的问题,他总能想到办法让问题迎刃而解。他甚至还为病人送汤,为家属送饭,不仅自己做,还带动子女做。病来如山倒。危急情况下的援手,当然让人刻骨铭心。偶尔回到老家坪里,请他吃饭的人必须排队,接老令般接到家里。定会杀鸡杀鸭,甚至浸狗,忙的人忙得乐呵呵,吃的人反到似有欠疚,每次都随了礼。

不一样的早市

桐梓坪的早市也有些名气。兴起的时间并不长。在上头的涟滩,下头的良种场、新市老街的早市十分热闹的时候,桐梓坪还无早市。来客了,过过节,过生日了,想打牙祭了,骑单车,或是走路,赶两头的早市。

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起先是一块肉砧,再两块,再三块;又加了一些豆腐担子;来了活鸡、活鸭、活鱼、豆芽蔬菜;来了卖牛肉的,卖禽兽杂碎的;添了煮粉的、做包子馒头的、炸油货的、卖甜酒的。早市要交易的东西基本齐了,这不就有了早市!

随了早市的日新红火,两边的商铺也应运而生。小超市有三四家,还有专卖南杂五金的,专卖水管建材的,专卖种子农资的,专搞摩托家电维修的,还有剃头铺、诊所、卫生室、打两手小牌的牌馆,设了几个班级的幼儿园,还有唱歌跳舞看大戏的小广场,小广场的边角安置了好多供人蹬腿、摇身、动头、摆臂、上起下蹲,用来活动身体的器具。当两头的三个早市完全息冷静静不复存在时,这里早市已然人声鼎沸,这是人气。任何事,任何场地,若人气到了,足了,不愁不圆满,不愁不兴旺。于是,桐梓坪人家,置个三两桌货,无须出村。邻村人也常来凑热闹,图个近便省事,吃得新鲜。

早市的景象,同坪里其它地方一样,只让人感到平实、安泰、祥和。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如河坝鱼塘的小虾米、小龙虾、大蚌壳,稻田水沟抓的泥鳅黄鳝、捡的田螺,等等,加上甜酒糟、土鸡蛋、土鸭蛋、土鸭蛋,再加上坪里女人晒的萝卜干、豆腐干、干菜芯,再加上土里出产的甜玉米、黑豆子、红皮薯、香椿叶。若碰得巧,还能在这里买到艾叶糍粑、栗子糍粑、糯米糍粑。这些在坪里人看来普遍平凡的东西,城里人却视若珍奇。因为,诸如此类,最解乡愁!远方的游子,人在天边,心却翔到了这里。想念着家乡一年四季的土货美味、思乡之情如同田野的紫云英,繁盛疯狂地生长,生长得是那般美丽!呵,我的桐梓坪,我的家!



大屋早已消失不再,如今坪里到处竖有小高楼、小洋楼、小别墅



桐梓学校在众人的支持下建了起来,到底也没用那台湾大老板的钱,也不用再额外挂一副宗祠的牌匾



平实、安泰、祥和的桐梓坪早市



大屋最后的遗存,那块屹立不知多少年的大石门也于去年倒塌,如今移做了土地庙的地基

投稿邮箱:
yzhy83@163.com

文化快评

“播物馆” 发掘传统文化产业更多可能

姜恒

日前,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、汉景帝阳陵博物院、海南省博物馆、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等七个全球顶级博物馆与拼多多联手,开启了一场长达八小时的直播盛宴。用户通过直播围观精美的藏品,并可购买心仪的文创产品,助力博物馆文化传播。

这段时间,新冠肺炎疫情给一些社会文化活动按下暂停键,博物馆作为广义大文旅产业的一环,也未能幸免。将博物馆搬到云端,既是博物馆对冲疫情影响的一种努力,也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美妙邂逅、一场文化与商业的大胆尝试。

在大众的认知中,博物馆往往与历史、文物联系在一起,代表古旧与传统,而且基于文化属性,似乎也天然与商业绝缘。但随着社会观念的流变与商业活动的延伸,博物馆也被注入了更多现代性。比如在科技层面,很多博物馆早已引入AR、VR技术,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,而在现代文化产业观念的影响下,越来越多博物馆开始试水适度商业化,并为社会所认可,最典型的场景就是打造文创产品。

眼下受疫情影响,不仅很多人进不了博物馆,那些给博物馆供应马克杯、丝巾、冰箱贴等文创产品的企业,很多也面临停摆。如果这事发生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,博物馆要想营业,游客要想游览,大概只能等到疫情彻底结束。现在不必了,互联网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代偿功能,让一个人足不出户,就可以游览博物馆,从“现场”购买文创产品。

七大博物馆在拼多多平台变身“播物馆”,互联网的作用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出现。网络直播可谓一种全新的游览体验,它首先打破了时空限制,只要观众卡准时间,就可以远程畅游几大博物馆。艺术的生命力在于被欣赏研习,如果因为一场疫情,那些旷世艺术品被束之高阁,意涵丰富的文创产品积压仓库,那一定是莫大的损失——不仅是文物的损失,也是文创产业的损失。

互联网直播将博物馆好物“激活”,将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生命力,打造一种新的观赏文明。它不是以某种花样手段将文物观赏的目的本末倒置,而恰是用一种新的方式,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。这样的尝试,也给传统文化产业如何面向现代化带来启发:发展传统文化产业,不妨多利用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平台,以新技术发掘用户需求,开拓商业模式边界,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走向更大突破,在疫情大背景下,更带动文创产业复工复产。

中国有句俗话说“如将不尽,与古为新”,意思是只有适时探究,永不停步,才能和历代经典一样保持新鲜。传统文化产业也是如此,它更多地拥抱新潮流、新变化,才能迸发出新的生机。

不妨把此次应对疫情作为传统文化产业“与古为新”的契机:从现在开始,把互联网作为一种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的“常量”,而非一时的备选方案,以此为起点,发掘传统文化产业的更多可能。

株洲往事

雷打石禁烟碑 背后的故事

鲁新民



天元区雷打石镇的沧沙埠古渡口,置着一块花岗岩质的碑刻。碑阳面高50厘米,宽25厘米,厚8厘米。碑文楷体阴刻两竖行8个字“永禁洋烟,如违必究”。其字饱经风霜古朴庄重,是湖南罕见的禁烟碑。

近年来,其碑多次被新闻媒体报道或被旅游者探究。但谈及禁烟碑的置置时间,总是含糊猜测“刻于晚清或民国初”。为此,笔者通过调查走访和查阅史料,对雷打石镇禁烟碑有了一番新的认识。

禁烟碑置在当年雷打石镇最繁华的路口

雷打石设为集市,已有400余年。清代属湘潭县十三都一甲,民国先后为空灵乡、藕灵乡。1953年建镇,镇内沧沙埠为湘潭县第十五区人民政府驻地。截止1956年,沧沙埠是雷打石商贸交通中心。当年,沧沙埠为雷打石唯一渡口。往东横渡湘江,对岸是醴陵重镇,号称小南京的渌口。往东南走驿道,可至伞铺、谭家山、王十万和南岳。1674年,吴三桂叛清攻长沙,就曾屯兵沧沙埠。清代始,石灰为雷打石地方特产,民国六年,又陆续开办多家瓷厂。故此,沧沙埠码头人车马往,商贾云集,河运发达,历年为地方物质集散之地。禁烟碑置此地,恰到好处。

禁烟碑亦为禁毒碑

鸦片在西方称其为“阿扁”。元朝时作为药材从印度等地传入中国,国人将“阿”音又发成“鸦”。中医才有“鸦片”一说。西方列强于清代将鸦片作为大宗贸易品输入中国,使许多人吸食上瘾,骨瘦如柴。导致鸦片从中国即中先生的药铺转化为许多吸毒者的日常用品,走进了平民百姓的视线。它的名称也演变为大白话“洋烟”。所以,永禁洋烟就是永禁鸦片。雷打石的禁烟碑实质就是禁毒碑。

禁烟碑应立于光绪三十五年前后

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禁烟失败后,

鸦片在中国泛滥成灾,甚至还外销东南亚。这时连外国传教士都看不下去了,劝清廷禁烟。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6年)颁布了一个不太彻底的《禁烟章程》。章程第九条云“各省烟馆业于光绪三十二年经禁止奏定,将开灯之烟馆由地方官禁止,限期六个月内一律停歇改业,逾期概行封禁,等因通行在案。现在各省境内,如有已禁未尽各烟馆及茶肆、酒馆、娼寮等处附设烟铺者,迅即严飭一律禁,违者重罚”。

从113年前的《禁烟章程》条款,可见当时吸食鸦片何等普遍,禁毒谈何容易。此时此刻,商贾云集的雷打石,也经历了一场禁毒斗争,于是才有“禁烟碑”的诞生。而这时段,应是《禁烟章程》颁布一两年间,即1907年前后。根据近几年的新闻披露,长沙市都正街发现了光绪三十六年(1908年)所设的“湖南禁烟局”地界石碑;耒阳市仁义镇罗渡渡口发现了晚清时期的禁毒标语,如违者“坐牢、入刑”等。这些均为清廷《禁烟章程》之影响。

那么,雷打石的禁烟碑为什么不是“永禁鸦片”而是“永禁洋烟”呢?这与《禁烟章程》第九条要求“各地方官应通飭境内公正绅商设立戒烟会社,刊布戒烟白话书报”有关。据现场走访,距沧沙埠码头北侧不到100米的临街店铺就有一家历经清代、民国的石匠铺,承接刻碑、制磨等业务。不难想象,雷打石的禁烟碑就是官方根据清廷要求“公正绅商”出钱,沧沙埠石匠铺使用“戒烟白话”刻字而完成的。

也许有人质疑,民国也曾数次禁烟,雷打石禁烟碑难道不是民国的产物吗?据查,雷打石禁烟碑自置后一直未移动。但现在查看,其碑阴面被三合土墙包抄,变成了一栋房屋的墙角。而该屋建于民国早期,正对街北,系鼎鼎有名的“李谦泰南货杂品店”。若是民国禁烟碑,地方官绅怎会容忍充当屋角?只有前朝的物件,才会有如此冷落。不过,禁烟碑也幸亏充做房屋边角,才免丢失,让后人一睹真容,成为传统文化教材的教材。